

安居乐业的日子总算来了，她认为该还钱给父母了，他总说不急，不久她发现家中所有的钱都被他变成了一大套商品房，户主是他那即将结婚的弟弟。

又一个机会来临，他的单位空出一个编制，以他的职权完全可以把她安排进去。她太渴望那份工作了，他也答应办好这件事，可最终被调进去的是他老上级的儿媳妇。

他们仍在一个锅里吃饭，一张床上睡觉，节假日他们一同外出购物或旅游，周末的夜晚偶尔也会有点激情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她知道自己的丈夫也并不比别人的差，男人，骨子里都是相似的。她愿意把日子就这么延续下去。但她注定要死于第七个饼。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，她从外地进货回来，一路上的奔波加上彻骨的寒冷，她的疼痛得厉害，打电话叫他去接，他笑了，他说车坏了，自己打的回来吧，我在家等你。她的心被一阵阵寒风吹得更痛，全身都感觉不舒服。

他最终没有等到她，她死在回家的路上。他按她很早以前的交代，把她的遗体捐献给了医院，以帮助那些需要器官的人。几个医生一起打开了她的胸膛，他们惊奇地发现，她的疼痛居然是碎的，碎成了一片片的，数一数一共是七片。

（责任编辑 谷凡）

# 情匪

○  
丁新生

民国二十八年春的一天，蓝天如洗，春风习习。一辆吉普车朝新郑县吕公寨奔来。离吕公寨还有三里路，车停下了，下来一男一女和一个五六岁的男孩，男穿长衫，女着旗袍，还有挎盒子炮的护兵和司机。护兵不放心的说，团长，我还是跟你一块儿回去吧！男人笑着说，到我岳父家不会有事的。说着挥挥手，司机和护兵只得返回。

此人就是冯玉祥手下赫赫有名的赵红魁，他的夫人叫腊梅，今日回吕公寨认亲。

赵红魁望着在麦田追赶蝴蝶的儿子，不由感慨地说，腊梅呀，我把你娶走一转眼十六七年了！腊梅笑着说：明明是抢，为何老说是娶？

原来，赵红魁曾因生活所迫，

拉杆子在陞山一带落草。他听说腊梅长得很美,而且知书达理,就有意娶为压寨夫人,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小匪带重金前往吕公寨求亲。腊梅的父亲刘仁寿十分犹豫。他想,若是应下这门亲事,官府会认为自己家通匪。若是把喽啰推走,就得罪了赵红魁。想来想去,便暗示可来抢亲。赵红魁依计而行,率匪来到吕公寨,在四周架起小炮和机枪,又让众匪骑着大马围着寨墙飞奔,荡起的灰尘遮天蔽日。守寨人个个心惊肉跳,都知道赵红魁凶狠,其曾率匪攻过不少县城,都屡屡得手。不一会儿,赵红魁骑白马着皂服,威风凛凛地来到西寨门前,身后跟着一群端机枪的小匪,个个如同凶神恶煞。他双手抱拳,满脸堆笑说:乡亲们,我今天是来迎腊梅小姐的,请转告刘仁寿,我只等两个时辰!

刘仁寿夫妇闻讯如五雷轰顶,顿时哭声撼天动地。腊梅带着丫鬟从后院姗姗走来,对爹说:为乡亲们安全,就让女儿嫁给赵红魁吧!不过,我要先看看人。刘仁寿只得擦干眼泪,陪女儿来到城楼上。腊梅含羞望去,只见赵红魁年近三旬,高个头儿,红脸膛,卧蚕眉,十分英俊。她对父亲点点头,然后转过身来,对下面喊道:赵红魁,你小子吃了豹子胆,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前来抢人。看在乡亲们的面上,我就答应这桩婚事。寨墙下的众匪听后不由乱哄哄地吹起了口哨。腊梅说:不过,我有两个条件,第一,从今以后你要保护我们寨子。第二,若有机会,定要报效国家。若不答应,我就跳下去摔死也不嫁给你!赵红魁毫不犹豫地应下来。腊梅这才让人从城楼上吊起一大筐,向父亲跪拜后坐筐下去。喜得赵红魁拉住腊梅双膝跪地,向上的刘仁寿磕了三个头,然后让腊梅坐上花轿。顿时,乐器和炮声响起,人们眼睁睁地望着土匪离去。

赵红魁想到这里,担心地说:不知岳父认不认我这个女婿!腊梅白了丈夫一眼,说:我说了多少次,自从你投靠冯玉祥将军,爹常来信夸你有出息哩!这时,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,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大汉来到跟前,勒住大马,看了他们一眼,问:这不是腊梅吗?腊梅仔细一看,原来是表叔,忙向他道了万福,并介绍红魁。表叔正欲下马,一听说赵红魁,不由怒目圆睁,哼了一声,打马而去。

赵红魁不由皱了一下眉头,道:夫人,表叔怎么不懂一点礼貌?腊梅说:乡下人嘛,何必怪



他!听爹来信讲,表叔是这一带红枪会会首!

回到家,腊梅和母亲抱头痛哭一场,刘仁寿擦着眼泪,令人摆下宴席。席间,赵红魁把自己赴察哈尔抗日前线与老日作战,身负重伤,养好后随冯玉祥上泰山的经过讲了一遍。刘仁寿高兴地说:门婿能踏上正道,我也放心了!

正在这时,外边突然冬冬冬响过三声大炮,接着一阵捉拿土匪的呼声传来。赵红魁一惊,抽出双枪就要朝外冲,刘仁寿忙拦住,说:我去看看。

刘仁寿打开大门,只见红枪会的数百人马把家团团围住,刀枪高举,喊声震天。表叔抱拳道:表哥,今日我们捉拿赵红魁,为死去的乡亲和我媳妇报仇,望您把他交出来,以免伤了和气!刘仁寿说:兄弟呀,红魁早已改邪归正,为何要计前嫌!表叔冷笑一声,道:那就恕我无礼了!说着就朝门内闯,刚迈一步,却又停了下来,只见赵红魁稳步走下台阶,单膝跪地,向表叔施礼。表叔闪向一旁,怒道:你的二驾杀了我的老婆,今日我要讨还血债!赵红魁站起来,说:在下实不知二驾干了此事。他与老日打仗,已战死在赤峰!表叔冷笑一声:二驾虽死大驾在!赵红魁把长衫脱掉,扒开上衣,露出浑身伤疤,说:表叔,我过去做了对不起乡亲们的事,大错难以挽回,如今我跟冯将军打老日留下浑身伤疤,这是否可以将功赎罪?表叔冷笑一声,说:问问弟兄们答应不答应。人群里立即爆发出喊声:决不饶他!说着人们围过来。忽然,腊梅站在赵红魁前面,护着丈夫说:表叔,饶了红魁吧,今后让他多杀些老日,将功补过吧!说着双眼流出热泪。表叔说声“拿下”,只见几个彪形大汉上前捉住腊梅,这时她的儿子哭叫着扑向母亲,表叔一把抓住,丢给一人,顿时双刀架在母子二人脖子上。只见赵红魁一弯腰从裤腿下抽出双枪,逼住表叔,说:你不仁,休怪我也不义!快放了腊梅和我儿子!表叔冷笑一声,说:赵红魁,就靠你那几发子弹还想逃走?不信就开枪吧!腊梅忙喊道:红魁,休要动武,你过去作下那么多孽,今日让我替你还债吧!赵红魁不由一愣,心如刀绞,双枪慢慢垂下。顿时,对峙的双方鸦雀无声。猛地赵红魁头一昂说:腊梅,我对不起你呀!然后双眼含泪对儿子说:你长大后,万万不可当匪!说完转向表叔:我不怪你,今日我赵某以死谢罪,死后请把枪还给冯将军。说完举枪对准脑袋扣动了扳机……

寨里人厚葬了赵红魁,并立下一块碑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碑被砸烂,坟也被扒掉。现在,很多人好像不知道吕公寨在何方一样忘掉了赵红魁。

(责任编辑 程习武)